

繙譯四書

四書滿文譯本與清代考證學的發展

莊吉發

滿文是由老蒙文脫胎而來的一種拼音系統文字，自左而右，由上而下直行書寫。從清初以來，儒家經典，多已譯成滿文。四子之書，深得五經精義。經筵日講，四書講章，都有滿文譯本。乾隆年間，屢經校正規範。《御製繙譯四書》的譯文，兼具信雅達的優點，文以載道，滿文遂成爲保存儒家思想的重要文字。

創製滿文 文以載道

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（一五九九）二月，清太祖努爾哈齊爲了文移往來及記注政事的需要，即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仿照老蒙文創製滿文，亦即以老蒙文字母爲基礎，拼寫女真語音，聯綴成句。譬如將蒙古字母的「**ᠠ**」字下接「**ᠠ**」，就成「**ᠠᠠ**」，讀做「ana」，意即「父親」。將「**ᠠ**」字下接「**ᠠ**」，就成「**ᠠᠠ**」，讀作「ane」，意即「母親」。這種由老蒙文脫胎而來的

初期滿文，其字旁未加圈點，習稱老滿文。

（圖一）天聰六年（一六三二），清太宗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將老滿文在字旁加置圈點，習稱新滿文。滿文是一種拼音系統的文字，自左而右，由上而下，直行書寫。滿文義蘊閎深，具有文以載道的能力。清朝入關後，滿洲語文一躍而成爲清朝政府的清文國語，對外代表國家，對內而言，滿文的使用，更加普遍，儒家經典，多譯成滿文。各種文書，或以滿文書寫，或滿漢兼書。繙譯科考試，也考滿文。皇帝召

見八旗武職人員，多使用滿語，滿洲語文在清朝的歷史舞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經筵日講 勤修精進

滿洲入關之初，即已深悉儒家思想有利於統治政權的鞏固，對於社會發展的長治久安，也能產生積極的作用。順治十年（一六五三）四月，清朝政府將「崇儒重道」定爲基本國策，也是立國方針。盛清諸帝都以儒家思想爲正統思想，也是主流思想。



圖1 清《滿文原檔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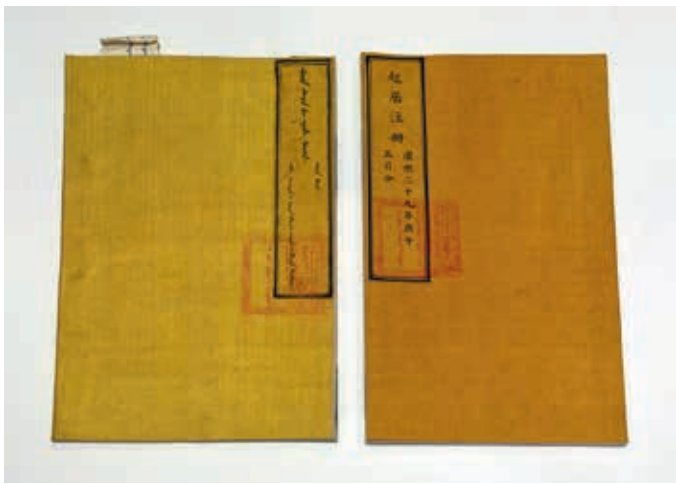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康熙朝《起居注冊》滿文本、漢文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康熙皇帝對儒家治國的思想，充滿了高度的興趣，他相信有道統，才有治統。他提倡堯舜之道，以上接二帝三王正統思想爲己任，他努力使自己成爲「儒家皇帝」。歷代傳統文化，自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五經之外，而有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四子之書，俱得五經精義。化民成俗，必先正人心，正人心，必先講明四子之書。我國歷代舉行經筵大典的主要用意是要求國君留心學術，勤求治理。康熙皇帝於日理萬幾之暇，常舉行經筵日講，或在保和殿，或在文華殿，由儒臣進講。此外，也在弘德殿、瀛臺、乾清宮、前殿、懋勤

殿、後殿，召儒臣進講《四書》。康熙十年（一六七二），設置起居注館，滿文本《起居注冊》和漢文本《起居注冊》都詳細記錄了日講官進講《四書》的活動。查閱滿文本《起居注冊》，有助於了解《四書》的滿文繙譯。（圖二）

滿文與漢文是兩種不同的語文，漢文本《四書》屬於文言文體裁，文字較深奧。繙譯《四書》的滿文則屬於語體文，淺顯易懂，有助於了解漢文的文義。康熙十一年（一六七二）五月初九日辰時，康熙皇帝御弘德殿，講官傳達禮等進講《論語》「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。」（圖三）句中「不患」，滿文譯作「**ᠠᠪᠠᠭᠠᠨ**」，讀作



圖3 清 邵懿辰編《聖廟祀典圖攷》孔子 清道光6年（1826） 顧沅賜硯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